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釣磯立談  
玉音問答

南唐釣磯聞客著

宋胡銓著

進步書局校印



南唐釣磯聞客著

釣磯立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奉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  
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  
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聞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  
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  
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  
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  
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  
至議則波濤之竊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  
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慙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  
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南唐 釣磯聞客著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為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推不欲朱方之行白為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

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為無情之所轉。太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耶。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為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為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啟以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浙浙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

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躍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為陵陵之不可以為隄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憍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耶

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

曾刻

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

竿竿首

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

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

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

曹刻誤作如人

又云橫排三十

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

曹刻金刻

為其竿頭挑者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

曹刻其他

如此

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

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

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為魚也

江南雖為強國而以偏霸終焉

曹刻止此無以下云云

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

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



滄流以及遠。根葉粵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  
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  
使至江南。迺去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觀之。濛梁胄出盟津。厥有旨  
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  
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曾刻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曾刻

下有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

宋齊邱。徐玠。曹刻脫玠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

司守闕。徵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曹刻采行曹刻米隨即

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曹刻作貧之

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曹刻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

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

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繫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

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蒼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曹刻

波者必生脩鯨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毛本作兼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曹刻行高宗字

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當國匪解敦守純樸雖漢之高光不是過

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遠圖之

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

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符瑞言者不曹刻

可以數計其尤曹刻著者江西楊花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曹刻下還

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國丘誌祀之名迺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

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

之境詎得天應以祥曹刻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畫之

所接精稔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月燕丹謀

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有曹刻景字下有一言之善而法星

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為一姓。或專錄一人。亦

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

曹刻裕之生也。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曹刻也。赤氛曹刻

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景晝寢。而丹蛇游於觀準之間。王興夢有流星之警。曹刻

脫有流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然猶肝蠻。昭

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五十年為人神主。以曹刻無對越

上下者耶。曹刻此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

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曹刻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

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禪年。兩江土寓。曹刻比

曹刻諸侯最廣。兵力雄曹刻。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

讜。曹刻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

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

之一空。曹刻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度

劉我邊陲。汚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為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為主。其心未離。橫生

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

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為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遺之金粟繒綺。蓋車曹刻車下有馬

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縉帛曹刻帛字七

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為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

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

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

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是

構怨連禍。感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為自固。更相

唱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

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斤鷄。寧不

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

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曹刻壤下毛瘠薄。土泉不深。曹刻其人輕佼剽

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也。曹刻云中國自有誤。申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

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事耶。曹刻顧其所處。勢有未

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

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繁堵。曹刻亦獲弗天弗

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為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

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

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為失辭。古訓

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老。又魏絳之辭曰。師眾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

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骨仰之以生。則孰肯為敵

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

勝言。乃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為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

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

曹刻無之字

知弗可得也項見故老猶能言淮

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

曹刻如土芥墳墓圯毀老

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

誤割殆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

而成團糊紙以為甲壞鋤耰以為器因廢壘以為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

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睚盱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

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

曹刻不標

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

會李氏

曹刻誤代

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鑿與再駕而僅

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為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

曹刻不血而

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為南

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峰

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

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詭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讐晚舉全

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曹刻之內。為之騷然。鍾

山李公建勳。為賦詩。有曹刻脫粟多未必為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

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頽垣夷塹。何有於污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

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為。為曹刻脫女寵婦諂。所以蕩其情也。為曹刻脫田獵觀曹

燕游。所以耗其志也。為落落不合。所以開其矜夸也。為戰鬪危事。所以胥其恇曹

畏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

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

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為完人。其可復觀曹刻缺也耶。有如子嵩者。其

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為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曹刻缺之隙。

而危為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曹刻脫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僞將壓

馬。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黜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

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欣曹刻脫然相告曰。是

庶幾其揜理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饕餮。曹刻缺瀆禁約不勝，時人又

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旒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曹刻缺憤者，無寧其澆我也。

又曰：夫愛憎之實，既質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鳥，灼其中者，文

刻誤又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

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意誤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

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邱

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腹

背真，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曹刻徐遺業撫曹刻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

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

脫而出矣。毛本云而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曹刻谷，

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

先者，非有所顧愴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

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



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

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辱罵不能。曹刻自立。而又刮

地重斂。下戶斃踣。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

相及。臣愚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

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興

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

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刻脫敬業

起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

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驗之事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

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下恐所

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

南指。曹刻誤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

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興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

結之以盟誼。曹刻作明誼。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

迺外以為敵障者也。疆場之虞，不警於外。

曹刻脫外字

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

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竊，寧又

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為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

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

曹刻以下別為一條

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

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

陳覺等爭為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為媢言曰：先帝齷齪無大畧，每曰我曹刻兵

自喜，邊蠻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為，不足以集大

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

領其語，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

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

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為計。剗瘍裹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

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為割江

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將還幸南都。曹刻諷而伶

鈞 鐵 立 談 七

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驅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

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

按所云謹士印  
雙父虛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忱於賊臣之謾言。至詆誣

先烈以自聖。

曾刻脫自  
聖二字。

嚙指顧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為傷心。吁。儉人小

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不覺為之墮睫。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

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

曾刻脫  
於字。

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

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

亦推明其說。蓋傳付

曾刻之重。

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倘使重

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

巳之為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博淵。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

曾刻誤  
作情寵。

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曾刻誤  
作情寵。豎頰。先意希

旨。有如脂膩。其人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

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為由歧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犄角。及戎

曾刻

律大撓。與尸不歸。元宗

大怒。命鐔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秘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斬

曾刻

以謝國人。

其畧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

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拱若冰。哀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壘。投骨於江流。由是以攷之。韓之至言。當自為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采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

汝未

項

識東朝官家。其為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是以荆渚孫光憲叙

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

曾刻

此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

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為玩服。其新

曹刻

麗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

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閒納料。曹刻脫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

太山以塵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曹刻昧誤

於幾先。焚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曹刻脫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

繫影。初惠昭。曹刻誤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

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遷。曹刻誤豫章百不如

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

坐是不振。而南國亦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真儒。曹刻誤之說。又傳

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為能定國。吁。非真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

權國之安榮。曹刻誤元宗。曹刻有君臣殆。曹刻有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

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吳遣盧蘋致賀。曹刻誤帝愆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

忠勇。叟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為圍高安。以為之聲援。朝廷軒食。嚴

可求薦本。以為為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

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

曹刻脫望字

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

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

本曹刻

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

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眾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

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

師使全諷

曹刻

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

曹刻有

其壘

疾攻之全諷

曹刻

少其眾且笑本率易殊不顧答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

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

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遁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哀有言

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

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

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

眾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夏州一城之難賊眾至少猶命于謹

曹刻

眾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夏州一城之難賊眾至少猶命于謹

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頊

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祐曹刻反丹陽，命李靖為副元帥，統李勣曹刻

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刻寇邊，命任城曹刻王道宗等五軍擊曹刻降之。開

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尚有統帥也。唯鄴曹刻城之

役，九節度之師遂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經牽曹刻俱長，則顛蹶

可俟。膠服共駕，則輪輿必奔。曹刻孰謂西平不知書耶？蓋與兵法可謂闇合者矣。

高審思守壽春，大為傲。曹刻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壘，樓櫓渠谷

色色整飭。曹刻或謂以為選懦，大不可。曹刻以示敵也。據史聞而恥之，因問人白

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孜孜勞苦神

算者耶？審思笑而答曰：君以老兵為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曹刻過而防之

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

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為曹刻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

隨方而焚之，立盡。又為地道潛攻向城，而墜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

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遠出北

兵之前，曳薪揚塵，盆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矐眙，皆以為從天墮也。審思又發

懸門出衆夾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據史曹刻拜而  
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矣。曹刻

叟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曹刻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率以貪濁聞。其性本好

神仙。曹刻無其本二字頗修服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叟曰。彼甘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尚猶顧懷。若是求其泣官政處

國事。夫又何觀。吁。充徐侯曹刻脫侯字之操。真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為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曹刻

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

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

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曹刻以故江南稱為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

宋子嵩用意一變。羣儉曹刻人乘資以騁。二曹刻馮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塵而

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

隨之。黨順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史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為千門萬戶。以致神靈。是時南山

曹刻脫山字

中有所謂

卷古柏者。

曹刻脫者字

一名側柏。一名珠子松。帝愛其纒纒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

女委珮。其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旁南山諸縣。如藍田等處。

曹刻無錄如二字

率歲致三十本。列植於階廡之間。考漢之諸帝。唯考武長年。以歲計其所致。不知

其為數幾何。其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祕祝之祠。自武至元。為日亦未幾也。

祠官長陵董可宗。按行故宮。求識所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塹。但有胡

耳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無有也。自張騫通諸

國時。有為羊馬之獻者。胡耳之實。偶綴於毛端。因得遺種。五陵人所謂鄙棄樵牧

曹刻誤物

以為下材者。霜冬就槁。常因

曹刻誤因

焚如之禍。嗚呼。近如南山。而過為萬乘之

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柏。願不能存之於數十年間。遠如西域。特因

曹刻誤如

之殘毳。而燔仍鄙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曼彌滿。至不可勝除。然則是果

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叟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巳受命。太祖召對。謂延巳曰。凡舉事不欲再藉。

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巳對曰。重進姦雄。聞於一時。尚且一戰就擒。易

如拉朽。蕞爾小國。誠不足仰。曾刻煩神慮。但江南士庶眷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

天威曾刻臨。暴臨恐須少延。辱刻。大朝儻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

太祖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叟嘗謂延己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聖德宏達。籠絡宇宙。方且置江南於度外。

是以延己小夫。曾刻奉使失辭。曾不加質責。聊答之以一笑也。向若福量如魏

祖。有忤心似隋文。則延己之斯言。乃為致討之因矣。曾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

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

磬。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讎。不能茹度。而願致其死力。何有於恐。

君子則更悼失言。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桓曾刻以來。世尋載盟。祖宗之言。明神

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於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

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諭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行之。猶恐

不免焉。故曰。延己此言。可為寒心。

義祖嘗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

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

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又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唐刻矯首內

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曹刻見元宗方倚楹曹刻而立。遣人候上動

靜。於是立竊之意遂決。後主時得陽潮退。有一大鰭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噉水。

自腦而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為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叟時不悅。知江南國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鰭見形。

夫鰭之不可以為龍也。顧其軀體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於江

渚。骨節解而骨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

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曹刻脫曹刻迺罷。其曹刻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好生戒殺。本其

天性。承感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

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

下。有以知吾心耳。

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真容。觀其廣額隆準。風神洒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

明在天。燭火不約而銷滅。興王撫運。四海居然。而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謀顛錯。

民因財匱。百度隳紊。後主適當頽年。勢不能支久。蓋亦天時人事。曹刻云蓋一時天時人事。

備於斯焉。

毛本無馬字。

徐鉉與其弟錯。久被眷顧。家素

曹刻

富貴。多收

曹刻無收字。

奇書。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

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洎潘佑。每每訛譏。蓋二人負其才

曹刻

藻。不肯

少自低下故也。及錯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

曹刻用說誤作因說。

遂出力共擠佑。

以故多不

曹刻

調世

毛本

指徐為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為失焉。及潘以直諫死

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為爭作詩誄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

者。少貶其所為。

叟

曹刻脫比字。

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居處狼僻。未及見其成書。然妄意深疑。

徐尚有伎心。或將幸潘之歿。而厚誣潘於泉下。夫佑實疏雋。為人少法度。譬如長

松古栝。固自礪礪多節目。乃若趣操。

曹刻脫乃若趣操四字。

必不肯忍為非義也。平居一言

之不酬。雖即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立危議。

曹刻云立為議論。

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

遠之有。後主既已誅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

往投饋。至為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

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其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冊不報甲戌歲季穆銜命詔後主入陪郊禮舉國震恐後主懼擾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尅池州先是江南夙將並以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生大臣皆嬖嬰取容帷幄籌議自相踏駁其間輕

伐

曾刻

者曰幸兵戈之興以為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以輕兵北襲建

安軍又欲大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傳城下先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為忠義可以

曾刻

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

繼勳定為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為固

喬曾刻脫

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援南徐

曾刻

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

王師知其必死為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畧會劉澄以京口降於

曾刻

越盧絳轉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問計

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

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

心相待名位為奕

曾刻

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

大雅而謂之曰。審己儒者。曹刻也。平時尚欲急人之急。能強。曹刻。脫為孤一行。所謂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

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

勢。殆於難圖。臣雖幸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

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曹刻云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蓋謬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亡形已見。

屈身以奉中朝。唯恐獲罪。嘗思脫屣。顧無計耳。竟煩天討。感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

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答。

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或為允。曹刻見原耳。大雅曰。陛下乏使令。不以下臣為不佞。臣請

死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志不營私。其庶幾

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之同事。至悉令贇之為人。雖斷斷顧國。而無遠謀。頗復

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遑

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蹇。或有千慮之

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高擢。眼前但欲為任蠻

奴計。孤亦何曹刻所託命也。因歔歔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即行。大

雅不敢辭。復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贊亦以圍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

至。勸令贊倍道星行。令贊不能用。乃於潯陽口縛曹刻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計。

誤許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常幕籠軍營上。雖對面人顧不見

其掌。曹刻自在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亘於天。大雅謂令贊曰。吾輩為勤王之

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贊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

日至虎罇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鸞翔鳳舞狀。曹刻狀字誤作老壯二字。咸知不敵。令贊

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為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為先事入白可乎。

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

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潛入。君臣相持。喑鳴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使喬

草降表焉。其曰。令贊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

如蠅。令贊寤。不知所為。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煙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贊死

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羞悖。推經於闕下。大雅拜辭

後。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曹刻云兵入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

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叟嘗聞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曹刻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

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嘗曹刻欲為之作傳。苦不知

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況復曹刻脫復字國亡之際。舉朝持

祿。相為沈淪。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銜。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

忘身。宜其媚忌而橫相詆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以執筆涕下浪浪而

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

宋齊邱馮延巳輩。幾如不同天之讎。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

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是時曹刻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

事。銳意有為。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為唐鑄所擠。卒以竄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

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曹刻無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

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斷曹刻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齊桓公

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為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己。若者。不以比之於人。



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隰朋其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

無已則隰朋其可。夫宰相者。鮑叔之所不能為也。曹刻無而曹刻無而曹刻無亦何有於曹刻

孫鍾。孤刺而狼狽。曹刻雖周公亦不足觀也已。獨孤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無

公歟。見一善莫之或稱也。其意則曰。非我事也。苟以為非我所當事。曹刻誤作非

為非我則無所往而非我事矣。曹刻無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間。無乃大寂寥矣。

乎。今孫鍾之量。不直以為非我所當事而已矣。蓋又挈挈曹刻脫一挈字馬規露其所有。

唯恐人之或先於我也。曹刻脫是誤以護前而排下。欲以兩手為天下之障。嗚

呼。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宰相者。當代天工。以匠成庶類者也。其不任責。則必有大

謹。今孫鍾非止不任責也。操一國之勢。而顧與士為讎。然則卒罹於非命者。非不

幸也。曹刻云非所

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曹刻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嘗試之說。聾聵朝聽。夢錫

大驚。因發狂歸。杜門。白外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已日。朝貴出秦淮遊燕。坐中有

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為小朝耶。眾莫

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扈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當作後主時。方追加甄贈。

叟嘗謂

言

上古之時。人偽未熾。

也

嘗刻有

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痛於人

也。然其芒穎之所

嘗刻無

搖已足

以破非心於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姦而飾詐者

漸起。於是神羊獬廌之獸。造形而致觸。然未尚

疑是

有聲氣也。而其頭角之所

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區處。以智力相軋爭。其消息乃如寒

暑之序。而莫得其端倪。不可復以衡

毛本作衡

今從

嘗刻

決矣。迺有悻悻頽怒之氣。鍾於中

不能之節也。

句似有謬。或是不能中節之去。

叫號疾呼。

陵等

嘗刻

而犯分。

不惜其軀命。

而貪以不

嘗之孤力。

思有以排拔山之根黨。

雖且

不格以死亡。

猶

嘗刻

將使後世之下。粗有

槩操者。亦皆為之毛髮森慄。有如夢錫者。真其人歟。吁。自草而獸。自獸而人。至於

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孰恃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

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怒然而不以為事。則吾知其未如之何矣。

晉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為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

地曰。貴寶賤士。大

嘗刻脫

大字

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矐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

薦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曹刻易之為人海神豈敢侮曹刻之耶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暱於左右之諛言泯泯以終其身而不之

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有之自曹刻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

迴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恠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為

難迴視坐上逢意而贊奇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白者之所為夫彼既忍於是態

矣卒曹刻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譏以媚嫉正士者幸

矣則其矜貽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

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為之終身愛惜唯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

之所存其有大過人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偽而促為斂容以謝者蓋有之

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

其曹刻擁篲於晉邸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曹刻室夢孫曰勿卹吾自當

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牀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卧聞答之以

嗟乃整服朝服秉笏出戶。藝鑪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縣令。夫令曹刻脫為

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祠祀。曹刻豈得非理曹刻。與王者主

宰。爭居官府。日月昭晰。吾當奏白。曹刻汝雖後悔。其可及乎。由是闕然。不復聞靈。獨矣。

叟曰。太古之時。民神雜擾。申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鑄九鼎。以圖神姦。使人人曹刻

人人通知其名象。雖入山林。而繆盭曹刻。弗祥之氣。弗敢奸也。聖人之所以慮天

下後世者。可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魁。乃據縣令治所。而與其官長爭處。吁。豈不怪

矣乎。然而人之增刻無心靜者。天地可鑑也。日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於正。則

羣枉者。必將撓服。考夢孫之所以行己者。魁固不格矣。奈何尚且恣睢。作為淫風。

及聞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

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疏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燄。往往炙

手可熱。孫丞相嘗所歎叱。一日。晟聞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

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意。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

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以曹刻無所隆重國本

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曹刻重質。質二字。脫重。有守而不可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

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曹刻脫同字。異者。方今大

業草創。實藉衆俊。奈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

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陽曹刻脫楊禹染於

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

下。夏桀染於羊辛。曹刻脫辛。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

王染於虢公鼓祭。曹刻脫祭。孰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為天下僂。今晟之私憂過計。非

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成在於所染。曹刻脫所染。染豈惟人主

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君侯聽操內定。洞鑑情偽。灼

知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無竄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聰曹刻脫四聰。之路。不宜壅塞。倘若

左右前後。坐至霧集。政當曹刻脫當字。有教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剛之斷。當爾之日。君侯

方將挈其曹刻脫其字。契領。無所及矣。晟本羈旅之餘。智意昏癡。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

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髦髦。曹刻脫髦字。唯君侯才幸。又數日。韓熙載入見齊邱

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髦髦。曹刻脫髦字。唯君侯才幸。又數日。韓熙載入見齊邱

曰。小人今旦出郊。見羣兒為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上或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曹刻重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綫也。慎不可縱。縱則斷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曹刻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怍怍如鼓危絃。其聲琮瑤曹刻。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狂。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洲杳渺之外。或胥於積莽翳薈之間。羣兒躡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為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有甚於此者。須別日曹刻。謁之。及馮陳朱曹刻。查之黨。成齊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峯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

叟曰。儉狷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富路莫裁荆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乃如子嵩。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

曹刻  
矣。

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出。曹刻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邱。

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

引以曹刻誤。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埒。曹刻如覆甌。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

老。語劉德輿曰。曹刻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

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明使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

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曹刻遂拔為校書郎。縻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

於是故意泉石。以曹刻脫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於

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之以酒。飲即徑醉。溺

於殿陛之。曹刻無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博按亦史父虛

諷馬陸南唐書俱作五項十國春秋作百項。彼此懸殊。南唐書所載似為近之。○又按毛本作五百畝。與馬陸書五項合。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莖。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為大。猶東之

不可以為西也。有如之人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

豈肯斲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快不為  
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廷挺挺諒直不為權勢所  
喜至誣以縱酒黜為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詰令典雅  
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曹刻思展布支體以  
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  
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  
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  
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  
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  
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曹刻翕然以為富饜  
曹刻後主即位適會朱元反曹刻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  
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  
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為白天子  
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曹刻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蕪殆於廢日



曹刻始於廢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

不爰立曹刻脫遂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

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例也後主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

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興王之令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

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興王之所曹刻初柄以賞罰

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

然睚眦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忠赤自許至其論人

材則門下蓋如掃焉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而皆罹非命并其孫子殄職無遺

叟意其為天之所殄故曹刻無也韓叔言雖奉養過腆動墨譏議處世逼迫略無

好悰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愛禮人士為稱而已矣曹刻云時以禮下人士為

稱矣叟又意其為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為人莫之知雖勇如曹刻賁育者曹刻

不能支亦不能移也曹刻云亦所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台鉉之器不肯妄干託曹刻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

擢率浮靡曹刻誤儉。伎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郊之西山。以吟詠自放。及齊邱出

鎮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咏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

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

用。會劉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誓字畫見。陶察運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

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曹刻脫食鍊二字氣為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

綬疎。又云。近來世上無徐庶。曹刻云近世上無徐庶輩誰向桑麻識卧龍。又云。磻溪老叟無人問。

閒列粗梨教論。曹刻六韜粗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答曰。味雖不同。曹刻云

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馭世。哲匠宰物。要當使一世之士。曹刻云要使一世之中。相為低昂。曹刻無相

無有齎志遺恨者。夫然後物物得其曹刻無得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

坐於堂上。聞曹刻有鼓琴曹刻之聲。應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勿悲矣乎。曹刻能

是故騏驥不遺能於良樂。良寶不藏耀於隋。曹刻脫郢蓋其輝。曹刻光夜射。則

價高秦趙。飛馬滅沒。曹刻無則則字。豈論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庾闡有云。

曹刻無庚闕有云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曹刻

四字有叟聞二字。云夫以卉木力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俾之滯於常流。曹刻脫俾之滯於常流六字。莫登於龍津。

者乎。故叟以陳陶之志業攷之。曹刻誤作故叟一陳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叟為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營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興廢事。得百二十餘。疏于此書。今本直刊為史虛白撰。不知何所據也。錢又引其自序中語云。文慙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今無此序。而事亦止二十九條。知所刻非全本也。乾隆丙申重九。枚菴漫士吳翌鳳記。

明年丁酉九月十日。借滋蘭堂朱氏所藏汲古閣舊抄本校正。誤闕補錄卷首脫簡。略成善本矣。何小山一跋。并附于左方。漫士又書。

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字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于殘臘買得此本。頗以胥抄拙劣為弄。頃偶將曹氏新刻粗較。曹刻脫誤不勝其多。開冊使缺

二版兩行。又少一序。後此脫誤。版版皆是。不可枚數。云康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右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署姓名。據十國春秋。以為南唐史虛白撰。棟

亭曹氏刻于維揚遂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攷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曾為校書郎故序稱先校書又龍袞江南野史云虛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溫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溫成誦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卷中述虛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書之稱或者疑之攷虛白初以說干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積車載酒山童負瓢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缺枚菴漫士得汲古閣舊鈔凡殷徵桓構惇廓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曹本詳加讎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翻訂其缺誤復數百字頓還舊觀矣丁酉孟冬予訪舊吳閭獲從枚菴借錄既賞毛本之佳益惜曹刻之陋遂命梓氏亟刊正之且以酬枚菴校錄之勤也乾隆戊戌二月上浣得聞居士鮑廷博識

釣磯立談終

附錄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  
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啟表章。  
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畧不停綴。數食之間。眾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  
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版。轆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  
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  
之際。虛白乃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汭汀無以俱閒。魚鼈無知。尚交遊而不止。又  
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  
虛白鶴氅杖藜。謁鑿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頌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  
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畧盡。固留一榼。藏之於  
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益  
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泊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  
奠訖。藝紙繒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鄭文寶南唐近事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

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

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牋翰。使女奴索

諷弄。

此句似有脫誤

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眾不能屈。乃

延語政治。

此句似有脫誤

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霸術。以虛白為遷略機務。此句似有脫誤乃引

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

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輕睦鄰境。未暇他顧。與

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褒衣

博帶。縱櫂南游。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

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飮。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

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

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

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

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

龍長江南野史

史虛白。字畏名。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

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歸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髦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陸游南唐書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齊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暑郡從事。虛白恥其初心之失。意頗不平。遂南游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為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為界。虛白為割江賦。以請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鱉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馬令南唐書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

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餗。子何以教我。虛白為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羈縻之。虛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州。一琴一酒。詠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汭汀島以俱閒。魚蟹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

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歌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

頗備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

許由作

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

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

墨子無以字當去

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墨子云夏

紂

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墨子云厲王染於幽王染於虢

公鼓祭敦

墨子云幽王染於傳公夷祭公毅

踵之戎

呂氏春秋無之字

祭敦

呂氏春秋云祭公敦

右應補宋子嵩初佐烈祖一條內

宋胡銓著

玉音問答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玉音問答提要

宋胡銓撰一卷載澹菴文集中鮑淥飲知不足齋叢書亦采之雖寥寥一篇而君臣猶父子顧問優渥達旦方休洵亘古未有之際遇夜半前席於今再見中載遺答金人書為湯思退中梗足補宋史之闕銓之孤忠亮節照映千秋微是篇當時情勢無足徵矣宜孝宗召還後毅然以誅湯請也

經筵五音問答

宋 廬陵胡銓邦衡著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藁。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思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憚。頃予以草換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厨司滿頭。花辦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圍椅。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珠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

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旨謂予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為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遷巖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投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閒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裊子。訖卿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旨言書字。予答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為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宮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答曰。此兩字格。實絕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為人。予答曰。臣幼習唐朝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挂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凜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

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啟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幀。予乃答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表至今塵於聖賢篋笥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為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辨著一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璣予執尊立於上前。曰。臣嶺海殘生。誤蒙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之錄用寵矣。乃今賜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草莽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音。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捧玉卮。一則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小臣天馬之報。乃執罇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微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自執罇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梅霖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溢。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又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答曰。卿頃嘗不忘君。真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



魏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魚。上謂予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予答曰：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為非強，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澹黃鋪茸繡鳳汗衫謂予曰：朕此領汗衫已著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著皂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著者，覺稍短，朕著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權，其家人一二百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衫著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著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札與朕曰：此領汗衫乃吾著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賜吾兒。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著，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袞衣。乃太上生平所愛著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蓋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鮫脯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掌大

笑曰。此詞甚佳。正懼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謬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予。上曰。酒後不可不喫龍次。予答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却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辣。且酒渴頓醒。乃以玉匣貯龍次數片至。上謂予曰。此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味。糊椒醋羊頭真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余乃辭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先入池。取藕蓮實剝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索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為詩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初任福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

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為之墮淚。上答曰。秦田變為大海。大海變為秦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枚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兄鋒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攜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於姑蘇。次男澥。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浹。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臣惟有朝夕躡踊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徽宗訃。太上為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雞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凭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鷓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遠望正門已啟。百官畢聚候朝。梅谿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寢。今歸自天上。此段奇事。凡豈容不知。於是即盥洗更衣朝服而見。

予半生崩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以為後人之微嗚呼。天語諄勸。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予志。

淳熙丁酉七夕澹菴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澣浹瀟。姪孫壻周鐸。

右云。經筵玉音問答。乃予隆興癸未侍宴所記也。原有予當時親札藁一小冊。為瀟姪取去。日後切不可落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予親札者。反無矣。天語諄勸。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本。精加刪潤。親手錄藏於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實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實其祖宗之字蹟。以為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為心。其亦賢矣。

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涼而書也。

經筵玉音問答終